

· 黃明 · 唐朝最偉大的留學生——玄奘



玄奘本名陳禪。他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六年，河南緱氏縣（今河南偃師縣）東南之鳳凰谷陳村（或陳堡），他的祖先為東漢陳仲弓，曾祖父陳欽，做過北魏的東征將軍，南陽郡的開國公；祖父陳康是個很有學問的人，曾做北齊國子博士，父親溫文儒雅，從小就博覽群書，但生性恬淡，無意仕途。雖曾做隋朝江陵縣令，但不久即辭官還鄉，潛心研究學術，教育子弟。

他有四個兒子，玄奘為老么，自幼即聰明伶俐，在父親的有意栽培下，從小就養成讀書的習慣。

玄奘八歲那一年，父親教他讀孝經，當讀到「曾子避席」時，他立刻站起來，父親問他為什麼？他回答說：

「曾子聽到老師的話就馬上離開座位，我接受父親的教誨，還不該起立嗎？」

他的二哥陳素，在洛陽淨土寺出家，法名長捷法師，他自幼對哲學及佛學有特別的愛好，再由於二哥的影響，便有意出家為和尚。當時要做和尚是很不容易的，必須經過官方的嚴格考選，報考的資格必須品學兼優才行。

大業四年，淨土寺奉朝廷的命令，要招考二十七名和尚，報名的人卻有數百名之多。這時，玄奘才十三歲，自不能報名應考，只好站在門口徘徊觀望，顯得非常羨慕的樣子。

當時的主考官是大理卿鄭善果，見他那種嚮往的神態，就上前問他：

「你也想當和尚嗎？」

「是的，我很想當和尚，可是我讀的佛經不多，所知的佛理有限，所以我很想投考，多學一些知識，但是我的年紀不夠。」

鄭善果素有知人之明，見這孩子品貌不凡，向學心切，就破例將他錄取了。

於是他正式成了淨土寺的和尚，和他的二哥在一起共同研究佛學，當時由佛學權威慧景法師講「涅槃經」，玄奘對佛經的研究已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他又跟嚴法師學「攝大乘論」，對佛經的瞭解更為深刻。他對於大師們的講解全部明白，有時還不能滿足他的求知慾。群僧們常請他上台講演，無論在經意的解釋或分析，都能發揮師父們奧蘊，甚至還發前人之未發，於是他的聲名傳遍僧俗二界。這時，他只是一個十三歲的孩子而已。

玄奘十七歲那年，煬帝被宇文化及所殺，太原留守李淵乘機攻占長安，當了皇帝，這就是中國歷史上另一個盛世的開始——唐朝。

這時洛陽還是很亂，寺院僧房常受滋擾。玄奘就和他的二哥到長安莊嚴寺去，想找一個有學問的老師，繼續研究經典。可是當時長安的秩序並沒有完全恢復，只有四川沒有受到兵災，佛門的大師一時都集中在那裏，玄奘也就隨二哥去了。

他們到了成都的空慧寺，在道基和寶蓮兩位大師座前受業，他在那裏刻苦學習，努力鑽研，短短兩三年間，精通了佛教的重要經典，並能正式登臺講經，聽講的人有數百餘人之多，在長江一帶，無論是教內教外，很少不知玄奘這個人的。

到他二十歲那年，他的閱歷更深，思想更成熟，成都佛界又不能滿足他求知的慾望了。因此他想到首都所在的長安，向更有學問的大師求教。可是他的二哥不願意，但他上進求知的心太迫切了，不顧二哥的勸阻，私自和商人結伴同行，沿長江出三峽，到了荊州（現在湖北省江陵縣），在荊州天皇寺講學半年，又北上河南，然後轉向山東和河北各地，於貞觀元年回到長安。

在沿途凡遇見有學問的和尚，總是停留下來和他們研究各種高深的經典，他的學問自然大有進步。當時在長安有法常、僧辯兩位大師，可說是佛學泰斗，他也去請教他們。由於他生性聰敏，領悟力高，沒多久，對大、小乘佛學已經有深刻的認識，甚得法常及僧辯的佩服，並讚許他是佛學的「千里駒」。

他在長安學習了幾年，又覺得不能滿足他的求知慾。他發現各家對經典的解釋大有出入，而經典的文字又有許多不清楚或殘缺不全，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要到佛教的發源地——印度，去追本溯源。於是想到晉代法顯和尚去印度的故事，何不自己也去一趟呢？他想到了小時候母親告訴他的故事：他在降生時，母親曾作過一個奇夢，說他身穿白衣走向西方，母親忙著問他：

「你是我的兒子，你現在要到那裏去？」

他回答：「我爲了求法取經，要西去天竺。」——想到這個故事，他是命中註定要西去印度的，於是更增加他西去的信心。

追求理想，跋山涉水

他二十六歲那一年，邀約了幾位同伴，決心去印度。這時唐朝建國不久，國內秩序還不安寧，與西域各國的關係未正式建立，政府禁止人民出國，因此他們的行動未獲批准，但不能阻止他堅定的決心，不達目的誓不中止。

貞觀三年的秋天，長安一帶雪電成災，農作物損失慘重，人民生活困苦，政府允許人民前往外地就食，他就利用這個機會，隨著難民離開長安。他經蘭州到達涼州（甘肅武威），那時涼州是河西走廊的門戶，一個非常熱鬧的城市。蔥嶺以東許多小國的商人都來這裏貿易，他在此停留一個多月，並演講著「涅槃」、「般若」諸經，獲得當地人讚賞。

涼州督都李大亮派人將他捉去，他說出來此的目的。李大亮不敢破壞朝廷的禁令，一定要送他回京。幸好得到一位當地佛教界的領袖——慧威法師的幫助，才離開了涼州。經幾天的晝夜夜出，到達了瓜州（甘肅安西縣東）。

瓜州的刺史獨孤達也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非常禮遇他，臨走時還告訴他前面的路線：北走五十餘里有一條瓠盧河（今疏勒河），下游河身很寬，上游很狹，水流很急，水又深，根本無法渡過；再過去就是玉門關，這是通往西域的孔道，在關外西北有五座烽火臺，每座臺上皆有官兵監視著，臺與臺的距離百餘里，中途沒有任何水草。在烽火臺之北就是賀延磧（戈壁沙漠），穿過這八百里的大沙

漠就到達伊吾國（新疆哈密之南）。他得到這些資料後準備繼續前進，不管路途有多麼艱險，都得熬過去。

正當他準備繼續前行時，涼州都督的追捕文件到了，好在刺史李昌也是一個佛教徒，不但不逮他，反而暗中幫助他趕緊成行。

在路上，他收一位名叫石盤陀的胡人為徒弟，過了玉門關，只見一望無涯的沙漠，行走更為困難，不是迷失方向，就會渴死。石盤陀受不了這些苦，就決意和玄奘分手。

玄奘只好獨自騎著在瓜州時一位老頭送給他一匹熟悉路程的瘦馬，繼續前行。走了八十多里，似乎隱約看見一座繁華的城市，來往車馬很多，但趕上去才發現這些景物不見了，他以為這是妖魔鬼怪？其實這是沙漠中常見的幻象——蜃樓。晚上，他走到第一座烽火臺，想到烽火臺的蓄水池偷取一點水再走，不料被守軍發現，呼的一箭射來，幾乎射中他的膝蓋。他立刻大喊，報上身分，於是被帶到校尉王祥面前。

王祥也是一位佛教徒，被他這種冒險犯難的精神感動，不但給他水和乾糧，並指點他前面的道路。他說第四烽火臺的守將王伯隴是他的兄弟，為人和善，不會為難他。果然，王伯隴除送給他許多乾糧、皮袋、馬袋，還陪他走了一程，並告訴他第五烽火臺守將蠻橫不講理，最好繞道野馬泉到伊吾。第四烽火臺到野馬泉，騎馬不過百里的路程，可是他迷失了方向，怎麼也找不到。口乾了想喝水，不知怎麼一失手，水壺掉在地上，僅有的一點水也被沙吸光了。在沙漠中沒有水，就是死路一條。上無飛鳥，下無走獸，更無人烟，惟一的辦法是回到第四烽火臺。但仔細一想，我既已立下了志願，不到天竺決不東走一步，現在怎麼能回去呢？不，我寧可向西而死，也不可東歸而生。於是他又跨上馬繼續前進。

在沙漠走路，真是困難極了，白天一陣狂風，飛沙走石，像暴雨一般落下來。黑夜裏遍地燐火，閃閃發光，像天上的星星，真令人心驚膽寒。但這並不可怕，他最難受的就是沒有水喝，已經有五天

四夜沒有沾一滴水了。口腹都快焦了，頭昏眼花，不知不覺倒在沙漠裏，等待死神的召喚。

到了第五夜，突然一陣涼風吹來，覺得全身舒服，像洗了一個痛快的澡，眼睛也明亮了，馬也站了起來，於是他又爬起來再走。這時，馬突然失去控制，他跟著奔去，不久，就發現一片綠油油的草地，馬飢渴似地大吃特吃。他自己也找到了水池，恨不得一池水吞進肚子裏。吃夠喝足之後，在草地上休息一天，繼續向前行。又走了兩天，才走出沙漠，到達伊吾國。

接著又到高昌國，高昌國即今之吐魯番盆地。國王麴文泰非常仰慕他，在此住了十幾天，堅決不讓他離去，並願終生供養。玄奘卻說：「我並不是為了個人的供養，我要去天竺研究佛經，決不能中途改變。國王的好意我只有心領了。」

麴文泰還是要挽留他，甚至說：「蔥嶺可轉，此情不移。」玄奘仍不改變初衷，麴文泰又以生命危機威脅他，玄奘便以絕食來抗議，餓得奄奄一息，麴文泰才讓他西行，但必須留下講經一個月；自印度回來之後，要留住三年。玄奘一一答應，不過玄奘回國時，高昌國已在六四〇年滅亡了。

玄奘又經屈支國（今新疆庫車），越過蔥嶺，到達西域最大的強國突厥。突厥的國王葉護可汗也非常歡迎玄奘，並堅持挽留他，玄奘仍像拒絕麴文泰那樣拒絕了。葉護可汗知道留不住，幫助他成行。於是通知沿途各國加強照顧，使他安全的通過今日中亞的烏茲別克和塔吉克，到達西突厥的險要關口「要塞鐵門」（今阿富汗巴達克山），這裏山徑險窄，僅容一人通過，兩旁壁立千仞，真是到了一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境界。

過了「鐵門」，再經過今阿富汗境內的兩個國家——吐火羅及縛喝，走了十多天艱險的山路，到達今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迦畢試圖，這已不是西厥控制之地，葉護可汗護送的人到此為止。玄奘又開始單人匹馬前進，東走六百里，過黑嶺，踏入印度的北境，距他要到達的中心目標已越來越近，這時他已離開長安整整一年了。

佛教聖地，古戰群雄

當時印度境內有許多小國，這些小國又按地理分成東、西、南、北、中五部。中印度是釋迦牟尼出生的所在，學術氣氛最為濃厚，玄奘在印度訪問了三十多國，而以這裏停留最久，收穫也最多。

中印度的那爛陀寺為全印度最大的寺院，也是古代最著名的大學，這裏可以容納一萬名學生，主持這所寺院的戒賢法師已一百零六歲，他是大乘佛學的權威，已多年不講經說法了，因為玄奘來自遙遠的東方，至為不易，特為他講解瑜珈論，十五個月才講完，時為貞觀八年，玄奘已三十九歲。

玄奘在那爛陀寺住了五年，精通了大乘及小乘佛學，於四十四歲時，又繼續到各地參觀訪問，過了三年，又回到那爛陀寺。當時印度的教派很多，婆羅門和小乘佛學，常常批評大乘佛學。當時玄奘就為大乘佛學辯護，地點是在曲女城，主持辯護的人是當時印度最有名的政治領袖戒日王，到會的有五印度中的十八個國王，大小乘和尚三千多人，婆羅門教徒和其他各界人士兩千多人，那爛陀寺師生一千多人，凡有學問、有口才，或想聽玄奘法師講話的人都來參與盛會，連隨從人員，至少有一萬人，規模之大，前所未有。

那樣大的場面，在沒有擴音設備的情況下，要把一個人的聲音傳到每一個人的耳朵是不可能的。於是他講的話由明賢法師傳達眾人，另外抄有紀錄懸在門外。玄奘誇下海口：「如果我講的有一句一字沒有道理，儘可以提出反駁；如果能指出不對的，我可以拿頭謝。」這是當時辯論的規矩，誰輸了就拿頭來。他在這裏進行了十八天，把小乘佛派攻擊得體無完膚，於是懷恨在心，想要暗殺他。被戒日王知道了，即下令說：「如果有人膽敢冒犯法師，立刻處死，但討論辯駁不在此限。」那些反對他的人便不敢動了。

玄奘的理論沒有一個人能提出意見，他在佛學界的聲望更是震驚遐邇，為古代的中華兒女寫下最光輝的一頁。

載譽回國，皇帝嘉許

貞觀十八年，玄奘不顧戒日王和鳩摩羅王的挽留，終於決心回國，把在外國學的佛學文化介紹到

中國。他如果從海路回國，可派使者送他，但他爲了實踐對高昌國王的諾言，仍由陸路，他不知高昌已被滅亡了。

臨行的時候，戎日王和鳩摩羅王、跋吒王帶了數百隨從人員再來相送，並寫一封信，要求沿途諸國節節護送，直到中國邊境爲止。

玄奘帶著二十四匹馬，滿載了佛經。走到于闐時，戎日王送的巨象死了，經典無法載運，必須整理一下經書，而且自己又是非法出國，需要把經過的情形向朝廷報告，看能否赦免他的過失，准許他回到國內。於是寫了一封呈文，請于闐商人帶回長安，轉呈皇帝。

當時的皇帝李世民見了呈文，非常高興，並要他立刻回國來見，又詔于闐準備運輸工具，護送玄奘，自己也派人到鄯善、敦煌去迎接。玄奘接到詔令之後，立刻整裝返國，由于闐、尼雅，經流沙大漠、羅布泊南，到達了甘肅的敦煌，朝廷的大臣房玄齡已等在那裏了。

玄奘於貞觀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回到長安，那時他五十歲。此行計十七年，全程五萬餘里，經過大小國家百餘個，攜回舍利子（釋迦牟尼骨粒）一百五十顆；金佛像兩座，一座高二尺九寸，一座高一尺三寸；佛經六百五十七部，分裝五百二十篋，二十四匹馬駝運。他經過長安大街、朱雀街時，全長安的居民夾道歡迎，焚香散花，處處香烟，迷霧一片，盛況空前。

太宗非常禮遇他，特准在長安弘福寺翻譯佛經。到貞觀二十二年，他譯成九部佛經，太宗還親自寫了一篇七百八十一字的「大唐三藏聖教」序，說明佛教東來和西遊的情形。後來弘福僧人懷仁集晉朝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字，把序文刻在石碑上。當時大書法家褚遂良又以楷書寫了兩本，一本刻在長安慈恩寺，一本刻在同州（今陝西大荔縣）。到唐高宗時，又把玉華宮撥給玄奘居住，共譯了經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卷。除此之外，他還將西域各國的情形寫成一部遊記文學——《大唐西遊記》。此書記載他親身經歷的一百一十個國家，及傳聞的二十八個國家，總共有一百三十八國，共十二卷，敘述各國

的歷史沿革、風土人情、宗教、地理、出產等，爲研究古代西域各國的重要史料。

高宗臨德元年正月一日，他正在翻譯大寶積經，突然覺得體力不支，便放下手中的譯筆，靜養精

英國海軍的未來潛艦整合計畫

· 士翔 ·

英國國防核能安全委員會主席，皇家海軍少將保羅·湯瑪士於二〇〇七年十月十六日正式展開「未來潛艦」(CSN)整合計畫團隊。

這個未來潛艦整合工程的團隊基礎是在不列顛航太系統(BAE System)的潛艦設計廠之上，由英國國防部、BAE系統、勞斯萊斯和巴布克海軍工程所共同派遣的一百二十八名專業人員所組成。這個團隊將在英國國防部的艾比·伍德辦公室內運作，將在接下來的兩年內設計出一艘符合「未來嚇阻計畫」的新潛艦概念船體結構。

至於「未來嚇阻計畫」則是由英國國防部已決定的最具意義的計畫中的一項，它也將在這二十五年內由英國國防委員會主導和實施，同時也已在在地形成了潛艦工業的新趨向。潛艦整合工程團隊將會和預算主管緊密地合作，以發展並交付出一型造價合理、性能穩定，同時也符合計畫相符合的新潛艦結構。

該團隊係由英國國防部的專家安迪·麥肯德領導，他指出，能參與「未來嚇阻計畫」對團隊的每位成員都是刺激的一天，他的團隊已著手展開一艘新的核能彈道飛彈潛艦(SSBN)的概念設計，以取代現行的Vanguard級潛艦，這個工作團隊在我們計畫交付的成果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由BAE系統派出的湯尼·布伯李奇是整合工程團隊的執行官和工合領導人，他將會協助安迪·麥肯德無礙地推動這項重大的計畫。

神，到二月五日，就與世長辭，享年六十九歲。出葬那天，趕來送葬的有一百多萬人，遺骨安葬在長安城東的白鹿原。此後，迭經戰亂，玄奘靈骨時屏遷移，不知所終。

參與未來潛艦計畫的集資廠商將能確信其經費完全用於建立正確的工合伙伴，建構國防工業戰略性的價值，同時能配合海軍工業戰略發展。

BAE系統爲全球最早經營國防和航太的公司，擁有跨軍種的廣泛產品，包括先進電子、資訊技術解碼器和顧客支援服務，全球員工多達九萬六千人，於二〇〇六年時資產已達一百五十億英鎊（約合兩百七十億美元），同年也已完全持有自己的裝甲部門。



皇家海軍現役的Vanguard級核潛艦。